



此心安處
是故鄉

沈佑銓
著

2 紅山大峽谷

到了碾子溝客運站，才發現這裡不賣奎屯的票，只能去烏蘇。我想奎屯跟烏蘇相距不過二十公里，便先去烏蘇，再想辦法找車去紅山大峽谷。

烏蘇縣城不大，繁華的地方只有兩條大街，一個十字路口就走完了。倒是街上站了許多荷槍實彈的武警，三人一組背對背駐守在街頭，他們是流動的，三不五時會換地方站哨，或者三人走成一列在街上巡邏。

初次見到烏蘇，我有點詫異，這麼小的縣城戒備如此森嚴？後來我才知道，烏蘇是新疆軍區在北疆的駐軍重地。它位在中天山的北側，正對著古爾班通古特沙漠，背後有通往南疆的獨庫公路，也是伊犁地區、塔城地區、阿勒泰地區通往烏魯木齊的必經之地。誰拿下烏蘇，就形同掐住了北疆的咽喉，並且劍指南疆和烏魯木齊。

這樣的十字路口，在軍事上自然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

然而，這裡的人們還是過著原本的生活，女人從市集裡買了水果出來，學生揹著書包正要走路回家，路上的年輕人拿著手機跟另外一頭的朋友談笑，一切都是那麼安逸和樂，和重兵鎮守的

肅殺氣氛，彷彿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。

因為來烏蘇是個意外，我沒有事先找好住宿的地方，接連被幾家客滿的旅館拒絕，才終於找到一間旅館願意收留我。登記入住之後，櫃檯把我的臺胞證留下，說登記完資料再還我。我上樓把行李放下，準備出門要去吃晚飯，下樓又被櫃檯叫住。我一看，是警察局直接派了兩個揹著步槍的員警來到旅館櫃檯，對我進行盤查。

員警的出隊配置，是一維一漢，一是為了語言上不要有誤區，減少不必要的誤會，二是不落人話柄，說被不同民族的員警欺負。漢族員警問我為什麼來烏蘇？留幾天？之後要去哪裡？我如實回答，他帶走旅館複印的臺胞證，正本還給我，就和維族員警一起離開了。而維族員警自始至終沒講過一句話，只在旁邊對我微笑。

吃過晚飯，在大街上遇到一群停在路邊等客人的出租車師傅。我拿出手機的照片，上前詢問有沒有人知道紅山大峽谷？幾個開車師傅都沒有聽過，湊在一起，看著照片討論了許久，但大家都不是很確定。最後有一個中年的維族大叔，說他可以帶我去。我留下他的姓名跟電話號碼，約好明天早上旅館大廳見。

回旅館的時候，北京時間都快十二點了，等同於新疆時間快十點，街上的水果攤跟雜貨店卻都還開著。這小小的縣城，居然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速食店，是這裡流行的百富烤霸跟德克士

炸雞。我好奇地走進去，發現賣得比臺灣的麥當勞跟肯德基還貴！不知道當地人多久去一次這種速食店？既然能二十四小時營業，應該還是有一些穩定的客群。

旅館的暖氣關不掉，房間很悶熱，只好把窗戶打開引一些涼風進來。可是窗戶剛好對著馬路，晚上來來去去經過的車輛按著喇叭，聲音從窗戶灌進來，吵得我戴著耳塞也睡不著。城市的霓虹，終夜不息，照進黑暗的房間，在天花板上變換著色彩。

隔天早上醒來，差點睡過約定的時間，匆匆忙忙下樓，亞生織師傅已經在旅館大廳等我了。我看了一下時間，剛好十點。在新疆就是有這個好處，適合我這種貓頭鷹作息的人。北京時間十點，也才新疆時間八點，明明是晚睡，又睡到醒不過來，我在新疆卻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，我過的是新疆時間，新疆時間七點半醒，已經算很早了。

亞生織師傅笑起來很親切，他是一個特別真誠的人，也很照顧我。知道我一個人出來玩，出縣城的時候，還特別繞到烏蘇啤酒廠，讓我看看，跟我介紹有名的烏蘇啤酒。他們家族在烏蘇已經到第四代了，從他的祖父開始，就一直在烏蘇生活。亞生織師傅有一個女兒，之前是旅行團的領隊，也帶團去過臺灣，最近她要結婚了，家裡都在忙結婚的事情。

少數民族沒有一胎化的限制，我委婉地問他，只有這個女兒嗎？亞生織師傅說因為他太太有過腎結石，年輕的時候就把腎拿掉了，醫生說不能再生育，所以就一個女兒。

聽完之後，我覺得有點納悶。是因為當時還沒有體外震波碎石術？也沒有逆行性內視鏡取石術？才會只因為腎結石，就把腎臟拿掉嗎？但就算為了腎結石，把腎拿掉了，也不是不能懷孕阿？這聽起來是一筆糊塗帳！但過去的，已經過去了。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木已成舟，我也就沒有多提了。

我們沿著奎屯河往上游走，河谷是砂岩地質，被雨水沖刷後形成巨深的溝壑，在陽光中顯得層次分明。只是這裡的雨量明顯不足，連一根草都長不出來。我看著兩旁寸草不生的山崖，上面有棕、褐、灰、白四色交疊，就像一幅高達百米、長十幾里的潑墨畫，車子往前開，這幅長卷也逐漸開展。

荒涼的河谷中，天藍的河水從一旁流過，心裡覺得很平靜。想起來到新疆之前的不安，而今回到新疆，人聲退去，我又重新想起新疆的寧靜安然。

奎屯河的盡頭是一座水電站，水壩把奎屯河攔截了，然後從旁分出一條引道將水引至下游，作為調節發電之用。水電站旁有間房子，門前停了一輛白色的越野車，一個捲起袖口的男人蹲在輪胎旁邊洗車，聽到我們的車子過來，他站起身對我們說：「前面沒有路了。」男人似乎是負責看守水電站的人。亞生纖維師傅把車子停下，問他說：「能不能走過去看一看？」他點點頭，繼續蹲下來洗他的車，也不問我們為什麼而來。

亞生織師傅和我一起沿著引道，朝水電站走去，我們走上水壩頂部的水泥棧道，旁邊是青藍如玉的深潭。水泥棧道的中間被留空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排洪道。跨過閘門，我們走到奎屯河對岸的山坡上去看一看，發現了許多羊的大便，應該是之前有牧民把羊帶來這裡吃草。不過草看上去稀疏得可憐，不知道是這裡還沒從沙漠過渡到草原？或者是春天還沒有到？

若想從山坡下到河床，是將近七十度的陡坡。雖然河床的水不深，但這麼陡的坡下去，沒準跌個頭破血流，而且下去容易上來難，如果中途要反悔，回頭更是不容易……我想還是走原路回去吧？但亞生織師傅說，可以走下面的河床過去，然後再爬到對岸我們車子停放的地方。

我問他：「過得了河嗎？會不會爬不上去啊？」

師傅很自信地說：「沒問題的。」

說完，他三兩步便從溝壑間的縫隙，雙手撐著兩旁的岩壁，下到河床去了。我心裡想，難道真的是我在臺灣待久了，喪失了野外求生的能力，覺得沒有路的地方就一定過不去，才會連一座河谷都如此畏懼嗎？這是新疆人的地盤，既然亞生織師傅有信心可以過去，那就相信新疆人的判斷，跟他去吧！

我一手顧著相機，一手扶著岩壁往下走。到了最後一個斷口，跳下去就到河床了。可是斷口的落差有兩米高！從這裡跳下去只有一次機會，不是成功，就是受傷，而且我的相機也會陪葬。

突然後悔了，想要走原路回去，可是，剛才的坡度太陡上不去，這兩旁也沒有別的路可以走。亞生織師傅已經走遠了，聽不見我在後面的呼喊，本來想請他幫我拿著相機，我雙手都空著比較好跳下去。但現在，只能靠我自己一個人。

我把相機從脖子上拿下來，將帶子纏在手上，用左手單獨拿著，右手空出來維持平衡，珍惜這只有一次的機會。我往下跳了！接觸到地面的時候，整個人順勢蹲下來，蹲到最底，化解衝擊的力道。還好沒摔著，相機也沒事，我終於下到河床了。從河床上看這座山谷，更能完整地看出銅綠、鐵紅、灰白、土黃四種顏色的土層，比剛才沿路上看見的更多色彩。

師傅在河裡撿一些漂亮的石頭，我跟上他的腳步，回頭看了一眼，這從荒山中流出來的奎屯河，還有山壁上的七彩丹霞。

越過了河床，爬上原本停車的地方。

看守水電站的男人已經不見了，白色的越野車被洗得乾乾淨淨，房子頂上冒出了炊煙，空氣中飄來炒菜的香味，想是做飯去了。也對，在這荒山的盡處，一切都得靠自己。他一個人守著這個水電站，一個人洗車，做飯，安靜地生活，在我看來，也是一種平淡的幸福。這裡的夜晚，必然會給他一個人獨享的燦爛星空，這是別人無法擁有的。

亞生織師傅叫我過去，指著後車廂一塊像西瓜那麼大的石頭跟我說，這是前幾天他花八千塊

人民幣買的玉石。我不太懂玉石，只覺得好貴。但看師傅開心的樣子，也好像感受到他的快樂。他把剛才在河裡撿到的石頭，也一起放進去。我們便往回走了。

折返的路上，我問師傅：「有沒有路可以到山頂上去看一看？我看過有些照片，是從山頂上往下拍的。」

師傅說：「我們待會吃飯的時候，找人問一問吧！」

安集海屬於沙灣縣，沙灣的大盤雞在新疆相當出名，大盤雞一開始就是從沙灣這裡發源的。我們在安集海的公路旁，找了一間回民開的小餐館吃中飯。

說是餐館，其實也就是間簡素的平房。屋簷下掛了兩隻已經脫毛的雞，因為在公路旁，來往的車輛經過，揚起的風沙在雞身上沾了一層土。回民大哥看起來是師傅的朋友，一見面就熱情地打招呼。師傅問我想吃什麼？我看招牌就寫著大盤雞，便點了半隻跟一份皮帶麵，問師傅這樣夠不夠？師傅說，我們兩個人吃可以。回民大哥點個頭，便去廚房裡說了。

穆斯林吃飯前一定會洗手，師傅洗了手回來，也讓我把手洗一洗。我發現他們洗手用的不是洗手乳，也不是肥皂，而是一盒洗衣粉。

我遲疑了一下，回頭問師傅：「是用這個洗嗎？」

師傅理所當然地說：「啊？對啊！」

洗衣粉用起來比較黏滑，搓完之後，拿旁邊一個長嘴的提壺淋水，把泡沫洗乾淨。這裡的水很珍貴，拿提壺澆洗，比較節省。

我到廚房裡，看回民大哥的媳婦做大盤雞。她先把辣椒爆香，再把切好的雞肉跟辣椒炒過，放進剛才切好的馬鈴薯跟青椒一起炒，放到壓力鍋裡燜上二十分鐘，就可以上桌了。在新疆的麵條，都是用預先揉好的麵團現點現做的。麵團會分成一塊一塊放著，需要的時候取一塊拉開，擀成和皮帶一樣寬的皮帶麵，下滾水煮透了，撈上來直接放在大盤雞上。

等待的空檔，亞生纖師傅又跟回民大哥講了一次，他最近買了塊玉石的事。越說越開心，非要讓他看一下，兩個人就出門去看後車廂的玉石了。

我坐在餐桌上，環顧這個簡單的房子，其實也沒有那麼破陋。雖不寬敞，但維持得很乾淨。臨著公路是比較嘈雜，但那些聲音聽久了，也就變成一種背景。地上沒有鋪什麼東西，直接就是經年踐踏後被壓實的土地。門後面一個小孩子跑出來，穿著一件灰絨外套，心口有隻白色的小鬼。我問他，只有你一個小朋友嗎？他說哥哥上學去了。

師傅帶回民大哥看完玉石，又回來坐下。他拿熱茶幫我燙過茶杯和碗筷，把用過的茶倒在地面上，直接就被土地吸收了。終於，大盤雞上桌！我迫不及待吃了！果然「沙灣大盤雞」名不虛傳，真的比別的地方好吃，醬汁的味道都有進到肉裡面去，馬鈴薯也燜得很軟爛，一下筷就散開

了。大盤雞吃到一半的時候，把皮帶麵放上去吸湯汁的味道，一起拌著吃，真的是無話可說的好味道。我跟師傅兩個人分，很快就全部吃完了。

師傅向回民大哥詢問，有沒有路可以去我說的那個地方？

回民大哥笑著說：「你們的車開過頭了！待會你再走高速，往烏蘇的方向走，看到安集海立交橋下去，去巴音溝牧場的路上，往紅山煤礦的方向走才是。而且你們早上去的那個，走到底有水電站的……那是奎屯河大峽谷，不是紅山大峽谷。」

看來是我跟師傅都搞錯了。從安集海掉頭，又開了幾十公里，才找到去紅山煤礦的路。

車子走在曠野之上，道路筆直通向前方，前方是完美的地平線。蒼茫的大地，只有路旁的電線桿和腳下的柏油路，是唯一的繁華。目光所及之處，都是荒涼。我想這裡如果能有一輛車或者一匹馬，都會讓我覺得熱鬧一些。又或許不是這個季節來的話，這裡的荒地上，能看見些許的綠意？

在這片平闊的大地上，我們正在往高處走，但我一直沒有察覺。

直到眼前突然出現一處斷崖，地平線突然陷落……斷崖底下，是一座深長的河谷。含鐵的砂岩地質，讓山體發出烈焰般的紅色。我才明白，曠野原來是峽谷的頂部。經過千萬年雨水的沖刷、河流的侵蝕，向下切割出數十公里的紅山大峽谷。